

國  
朝  
文  
錄

湘帆堂集文錄引

湘帆堂集臨川傅平叔先生著按其目次共二十六卷十三卷以上爲文以下爲詩予家所有僅十八卷詩自南濟草以下皆亡蓋予甲子館灣溪邑前輩黃貽堂祚昌所手贈者平叔之文最爲李穆堂先生所重其誌肅定侯墓也謂國初古文侯朝宗王于一魏叔子朱竹垞皆健者而平叔爲第一耿耿以未見全集爲歎今觀其集少時學制舉藝於陳大士稱入室弟子已又與興伯少游兄弟切厲爲詩古文詞讀書簡練揣摩奮欲措諸事竟讀抄三國兵要序及抄兩宋名臣集序可見也遭逢世變侘傺無聊壹意著

書以抒懷抱所著臨川記編年國策五經遺稿園筆畧等書皆未  
行其見於文者往往具奇解特識如春秋論及十二諸侯年表辨  
諸篇實爲確不可易永初甲子辨雖前有言者而披抉較詳他文  
則以深心抒妙理其旨遠其詞危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頽然  
天放絕不依傍古人往往入神亦或不衷於雅惟應酬之作則實  
不工蓋感憤無聊嬉笑怒罵時勢所逼性情亦因之而移固不能  
轉其抑塞磊落之骨而爲巾正和樂之響也今擇其雅馴者存之  
不惟傳先生亦足慰穆堂於地下上高李祖陶

湘帆堂文目錄

陸宣公奏議抄序

抄三國兵要序

抄兩宋名臣集序

清溪會業序

亦驥篇序

和陶飲酒詩序

游愈上詩序

書司馬溫公詩後

陳烈婦傳

陸伯韜小傳

祭謝培源閣老文

祭安所公入鄉賢文

代諸父

春秋三傳論

賦

十二諸侯年表辨

永初甲子辨

讀後漢鄧彪等傳

病中與陳興伯兄弟書

湘帆堂文錄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廖功泰宣

○○陸宣公奏議抄序

三代之上。何其君臣皆賢歟。其所以養而成之者必有其道矣。自秦變古法。君尊已甚。而教養之道不明。是以人材不足以致治。而君亦自謂其臣之不我及也。故天下之治日趨於苟簡。甚者亂亡相繢。而君臣皆小人之徒也。可不哀哉。幸有傑然特立。愛不世之材者出焉。而或在乎下位。或阻於匪人。匪人勝則中材之君子往。

往爲其所忌而不能容。又況於賢聖之徒者哉。千百年不一遇。而又使之在乎下位。幸而在於上位。信任於君矣。而其君不學。又日夜與小人從事。以敗其所爲。則天下之治。幾何其能成也。昔唐天寶以來。中原多故。以德宗貪昏庸。忌之主。而有命世之陸公。以爲之臣。雖以方鎮聚斂。契秋宦官。外亂內姦。蹙無寧日。而公以一人盡心力。以爲之用。能使人主愛敬。不得不生。而小人亦有所畏。而不敢肆。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亦可知矣。不幸天未悔禍。裴道之徒。相與日夜謀。所以去公。而德宗恣欲不悛。卒以忠州之貶。徇小人而忘社稷。雖德宗之過。蓋亦以唐自太宗以下。皆以不學之君。

於人上不能修身興學以教天下之材是以正人孤立庶幾三代之佐亦無以成其功也可勝嘆哉公之議奏自歷代名卿碩輔莫

不規摹稱引以告人主若將見之施行而其中豐財練兵恤民除吏大抵資變通以宜時會者多獨於其端本清源足以爲君臣之大戒者則又以其出入六經幾於聖賢之旨非人情所便者以故不能踐而實之而治道卒於苟簡無以復於先王之意及其文詞蓋沿唐代之遺而易之以切實疏達明晰事情彬彬乎質稱其文焉顧論者乃以四六爲嫌而不列於古文之業是鄙實學而工詞華也愚竊惑焉取其書而手錄之凡若干篇編其年月稍稍次其

事實而發明之。今天子勞於庶政。所以教養人材而成之者。庶幾三代之盛。將必有如公者出焉。則君臣相遇。不可謂非其時也已。

崇禎三年孟夏。書於白門寓中。

剴切多姿絕似南豐學西漢文字。人才素未教養。故小人多而君子不能勝。而推尋根源。由於其君不學。故公之奏議。其於端本清源。幾於六經之旨者。卒不能用。此等議論。筆墨俱臻絕

頂

○○抄三國兵要序

庚辰夏予客寶應笥中僅齋三國志一部時時讀之反復再過因取其御兵制敵言最要妙者錄爲一冊而國容不與焉但依傳次不以事爲先後其互備者或兩存之中間參用本注所載漢晉春秋及吳歷蜀誌江表傳諸書魏誌特多蜀最稀簡陳壽固云先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矣他染取芟截皆出一時碎意不能無遺也寶應北達射陽湖南通廣陵江於下邳最近廣陵○魏文帝望疑城波濤洶湧而還軍處也數百里內則元龍父子之豪臧洪之烈張子綱陳琳之文皆在焉使何大將軍聽孔璋言卓不至雒天下未

必大亂也。余謂與孫破虜勸張溫斬卓魏武當誅元惡之言同其先識而志以章表目琳過矣。此冊錄竟令劉君適見顧時江淮間大旱蝗蟲蔽天劉有憂色余曰君不見曹操與呂布相攻時乎是歲蝗蟲大起穀一斛五十餘萬錢百姓相食操軍資已盡猶能籍黃巾精銳爲兵卒定兗州今天子明聖令行萬里外而文武諸大臣徒爲白繞眭固所困何哉君家豫州有云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正坐許汜輩多耶劉嘆曰子之言是也

中從寶應生意後又從大旱生情皆落落數言而味韻無極

○○○抄兩宋名臣集序

余老諸生。嘗恨不通天下事。慕賈誼治安疏。及漢人言時務。如昌言。潛夫之屬。崇禎末有教予宋國勢。垂似今當熟脫史者。又宋制科諸人。好揣研古今。其文中場屋。用於是銳意取宋人經濟言錄。其炳炳烺烺者。而他文不與焉。又擇其才盛者。人別觀之。因攷其時成敗治亂。以論其人之末。始家君令閩門。生半荊產。以蔡君謨集餉。予少不能讀。長而後知其文。絕敬愛之。首錄忠惠公集。同邑前輩念庭。周公家多著書。諸孫以蘇范氏家藏本乞予。有陝西五路圖者。每讀之。未曾敢不歎也。已復得忠宣公奏議。偉哉可謂。

世臣故錄范文正父子集。嘗肇慶府古端州也。包希仁常守是郡。刻其奏議入卷。吾鄉張比部瑀。守肇載歸。故子有孝肅集。南豐曾宗伯深與予善。撰文昭公肇裔也。數詢其遺文有耶。則對曰家一策耳。無一人知問者。令請贈君再拜受之。故吾郡惟余有曾文昭。公集。庚辰客淮南射陽高郵秦太虛邑也。錄淮海集。是年撰三國志。兵要書。以摩世務矣。壬午行七閩。幾遍到延平邵武得李忠定奏議。舊版精好。買讀舟中。至靖康傳年錄。建炎日錄。心動膽張。若有所告。予天下將有變者。歸而錄李丞相集。同郡歐陽澈。以布衣爭忠定忤汪黃。與陳東等俱死市中。予展轉崇仁。求所謂飄然集觀。

之文無可頗採者。獨錄萬。書附焉。丙子罷應天試歸而病作。余聞危坐讀書可已。瘧時錄陳止齋楊誠齋論策三之二而病果瘥。葉水心陳龍川集者。丁丑晦吳興所得也。擊節撫掌。如當其時見其人。故錄二書。獨多近年。吳中新刻文信公集。余所流連。惻愴不能已者。指南錄及獄中詩諸篇。然以經濟言爲主。故不暇錄。錄其論事者爲文丞相集。總十餘家。先宋六大家以全書自隨。不具錄。他所心折。欲次其集而未逮。或散見諸書而不得其全者。自田表聖、王亢之呂聖功、韓富文司馬之倫。皆有條章未就而邑井改矣。諸所購原本皆棄去。唯李泰伯黃魯直集。獨完而向所錄十餘家。

者。余雖流離瀆殆。不去身也。嗟乎。始予錄宋諸公文。以其議卑近。  
今而易行也。上之貪如麌。曆熙豐元祐。諸君子以文學論議顯於  
朝。次之獲爲邵武永嘉括蒼諸君子。練荆襄兩淮金陵臨安之形  
勢。抵掌借箸。以警動當世。若信國科名大節。余固萬萬不敢論。最  
下亦爲歐陽布衣。發憤叫擲。以附于李綱之黨。而死則雖身亡家。  
破不與草木同形腐。尚未可知也。而喚孽汨沒於糊名易書之内。  
著二十年挾殘袞抱故紙。以竄於山塙水竅之間。雖使文章巧于  
楮葉。而無所發其狂言已矣。天時之難易人材之盛衰。今視宋諸  
公竟何如哉。余所以紀諸本所由得。而歎歎涕洟者。以此。

中間異次各錄處錯綜盡致末段一氣捲收真有大海迴風生  
紫瀾之妙。讀此并以上諸篇見先生抱負不凡讀書能觀其  
大簡練揣摩實欲措之天下志雖不就而其意篤矣

清溪會業序

文者皆其人之言而已。獨今所號時文。取古人而生之而鳴之。其言微也。彰而顯之。其言短也。引而長之。直也。曲之以盡之。正也。反之以輔之。蓋幾全乎。他人之喉舌而喪去乎我焉者。然及其翕闔聚散之方。文○到○真○送○別○我○之○面○目○自○見○參伍因革之用。體氣之柔剛。才指之甘辛。作者往往恥於喪去其我。必使善讀者覆焉。曰是某之言。則今時文其百倍。古文難宜也。而所覩學者成古文。以數十年猶恨其疾。政制舉不期月。輒高第去。何故哉。予嘗疑之。今年試歸。始得交吳興周子。韻子詔勞我。卽數我曰。若故宜爾耳。制以七題。竟日限士而文之。妙或

精思通神。或率爾造極。是兩妙者。皆不當于鎖院嚴鼓時求之。用筆如火。如雷。如電。合而然。譬之鶯翻見鐵。舞鶴在樊。精神少矣。余乃爽然自失。無怨色。旣而通

子韶前後文讀之。益有味乎其語。若其漫醉篇籍。網絡今昔。無論獨淵旨宏辭。頽然天放。豁如詠懷。之作莫測。其端崖也。余嘗一至諸山風神茗雪。今于其文。猶若俯仰此弁。諸勝而艇。寄于汀蘭岸芷。烟霏霧靄之間焉。然後嘆子韶之所得深遠矣。精神開發。見于山川。其妙有在于巧遲拙速之外者。顧久困制舉中。如余曩所交菰城。十數子。亦皆落落晚遇。何也。余猶終疑之。豈鸞皆鐵。而鶴皆樊哉。無乃既取古人而生之。鳴之而又不能喪去其我。故以數十年之專。而

遞彼不期月之功也。善讀子韜文者，覆而知之矣。

文必喪其故我而後可遇。論旨甚奇，文亦頽然天放。所謂一卷

冰雪文，避俗常自攜者。

○○○亦騷篇序

唐君子暉崇禎末與予偕學爲詩俄別去數年詩益清怨苟亡作必關世變風教覽國窮厲鬼章三致意焉至其歸山川之容倏閒適之趣秋荷夏竹禪音樵唱未嘗不有以自樂者粹數百章爲篇題曰亦騷予旣讀而悲美之或以爲君非若平宗臣羈士幸得從容衡澗中飲酒彈琴與予輩相上下亦樂矣離騷者離憂也憂固有之目篇宜乎予曰何爲然何爲然顧其人中多憂與否世不可以樂故有憂者世不可以樂又不可以憂則有以樂憂者憂一○與○苦○傳○是○樂○憂○也○寡○立○復○天○地○也騷何常之有夫人憂則懨懨則菀菀則噬噬則吟吟斯歌歌斯

舞甚且醉狂激蕩謠叫聲振林木動天地而聞其節奏者乃或爲之流連泣下不能自止何也然則人又烏測其憂樂之一氣哉且而亦嘗聞靈均後有仲連子之騷乎仲連逃隱海上其言曰與富貴而詘于人吾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是騷也憤當世富貴者之不能匡國家存弱緒而詘于人也故曰三晉大臣鄒魯僕妾使連如原處椒蘭之間必不能汎汎若水中之鳧使其身更壽及見其松柏之事則蹈海之言騷矣何必汨羅哉故太史公書合衰周盛漢兩人同傳者蓋二焉非特以屈攜賈以魯挈鄒也實以連與原提衡而論之原恥王之入關而連憂六王之烹醢也其居時勢

不同。要以微邁浮游。陸湛齊中極其樂之致。乃極其憂之致。且微  
獨連也。與原並世者。雖陳軫之策辨。亦騷也。獨張儀不耳。連並世  
者如信陵君之貴介。亦騷之深也。獨辛垣衍輩不耳。嗟乎。嗟乎。唐  
子始與予相期。不敢高庶幾作爲變風雅。以達其怨刺忠諫之旨。  
卒降而爲騷。何不遇也。然世異時變。益不可憂。憂則無以全我于  
是。自放山顚水涯。觴酒賦詩。以餌醕啜醕之戒。日窮其樂。若無所  
懲恨於物者。如唐君諸什可見矣。此則予亦庶幾能倡和之。豈非  
騷之又變。尤牢落不遇可悲者耶。雖然。唐君詩且必傳。傳之其人。  
有能熟讀子暉文者。亦可爲名士矣。

以樂爲憂見解奇以魯仲連作註脚證佐尤奇危苦之音沉曲  
之趣真令人百讀不厭也

和陶飲酒詩序

和陶飲酒詩者，登小惟易二君子所相和歌也。陶公千載一人也。或以匹騷有之，然怨也。而知道矣。故居其地，可以不爲湛身之屈。而自與日月爭光者，陶公是也。東坡迴旋兩制游，更大郡。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詩固華妙，形神尚在離合間。至若近年以來，人率以陶相奉，無論其詩似也。如語學圖酒之腹饒，具而醉之神不全。至以麴蘖盡柴桑之面目，則陶公攢眉恐在此，不在彼也。若二子之和陶，不然。形神合矣。非獨其詩似也，乃二子之峻有<sub>追肩</sub>，不敢苟同於前賢者。蓋陶夷惠之合也。效之者必夷惠半其勢，必且有惠而無夷，有夷。

而無惠。卽有馬駢之續之。而無栗里之元亮矣。古所稱詩家伯夷者。何謂哉。故二子寧右夷而左惠。如王休元半道之邀。必不爲所得。門生籃輿終不可以入江州也。殷晉安輩之交。寧隘無濫也。道濟之梁肉。不待其至門而麾諸千里之外也。甚至顏監之錢最韻。有必不使入吾酒家也。永初甲子在陶公猶爲好事之謗傳。而在二子。竟成桃源之實事矣。夫歷久而更其法。密其算。然後可以追天醫。不明于古今之變。而能已疾者罕矣。今世之視陶時。不啻歲差。而執陶迹以藥今病。懼非對症之砭也。然則二子之所以和陶人。烏能知之。天壤之內。一彭澤爵躍而遊不爲孤。何至引鴈門以

第○多○以○此○爲○模○本○矣

此○事○先○生○有○辨○好○善○觀○詒○送○堵○前

足三隱之數。且偶然一笑。圖爲口實。此皆擬人而好三之過也。吾  
願孔陳而外。勿輕和陶哉。慎飲酒哉。雖然之二子者。亦無得而三焉。

入微之論。背人所謂善學。柳下惠者。惟魯男子也。

○○游愈上詩序

愈上少而令上善屬文已復善詩五七言古律排絕旁及小詞無不欲傳者子畧窺其樸而嘆諸游才情殆不易測也愈上姿韶筆秀穎發韻流其有風人之骨乎蓋予近自撰年來詩數輒愧也曰是何物是何物苟頗合者亦有子詩亦是知此止乎義理而無發乎性情怨誹而不亂或妄志之好色而不淫概未之有矣夫詩情物也二雅尚屬安排惟風直脫胷口風天也雅人也六詩一曰風雅亦穆如肆好其風耳若爾子何敢言詩如愈上者年方富誠極其情用於風使誦之者搖蕩而不自主今之擬騷效陶者退矣近詩之不風二病

國初詩家實錄此  
爲之也。忠孝成蹊窮愁亦成蹊。蹊則成矣而無桃李之實。非宗臣  
而惜往日。屈乎屈乎。擁重資而詠貧士。陶乎陶乎。固不如流連光  
景。極詩家聲色之致。玉臺香奩於三百篇疾合耳。且閒情一賦。賴  
以見賢者不可測。而昧目妄訊。如視乎藪澤滿堂兮美人。忽獨與  
予分目成新相知。生別離。騷中無此語。卽風人之妙。幾乎其絕。又  
焉能一往而深生百代之情哉。然予非不知而悔之已晚。故願亟  
爲愈土標。一幟庶國風之指不墜。無使雅降爲風之迂說。蕪沒詩  
徑也。試質諸日生父子郭治兄弟間。皆起家三百篇者。謂何如。  
軒風于雅之上。此意談藝家曾未之言。中間指出擬騷效陶二

病尤切中俗子膏肓

○書司馬溫公詩後

此司馬溫公詩十五卷余得之人家廢紙中歸而整輯之余雅嗜  
公與韓忠獻王文嘗意論前輩推數大家宋六人雖固當其於此  
兩公如嵩岱然何以故文人之指元臣之度固不得而同也讀六  
先生書久之使才者喜爲文讀兩公文則不敢復構一語而溫公  
高識博學正詞直氣介甫勤曰君實兩漢之文有以也公詩卽不  
佳見猶寶之况詩乃佳若此蓋公最愛梅聖俞詩其謝梅詩曰名  
字託文編他年知不朽又曰畱爲子孫寶勝有千金珠其重之如  
此然余間取詠昌陽拓蒼石屏二詩觀之輒嘆公之所以籠罩朝

野固自有以。而聖俞窮吟。有意乎工者。嗟乎其不相及矣。公詩末云。慎勿示要人。坐致求者繁。將使括蒼民。吁嗟道路間。嗟乎此。則司馬公之詩也。而聖俞何有故。余恒論宋詩文大家之指。每如此。而兩公皆非強爲力就者。至如銅駝陌上桃花紅。洛陽無處不春風。卽何遜宛陵諸公哉。喪亂來失公全集。將購未果。而今得是詩喜。因記冊末。使後之子弟毋得廢書觀云。

此卓絕之見。予近得傳家集。讀之深以此言爲然。

○陳烈婦傳

烈婦字去華，金谿名方伯若水王公孫女，嫁諸生陳謬正夫。有才色，年二十二，隨母避亂咸塘。正夫時病足，謁醫客路，會兵數萬自石門噪縣西諸村落殺老弱亡算將近咸塘。初，正夫大父蒼梧令支亭先生，生平癖書畫，多秘珍者，盡以予謬謬。尤愛蘇文忠書醉翁亭記，真筆，常自美之。出必藏烈婦所，是日平明，烈婦改服蓬首，弄簪珥衣襍，獨持一手卷，著脣前與其母箬笠離鄭家源。晡時，兵噪呼自後至，烈婦孱不能前，哭地上，欲遲其父翰卿及弟惟歲。而翰卿以晚行，見殺不來。母強拖之，稍前行，得一池，汪然深踰三尺。

許烈婦止不動。麾母曰：娘老矣，疾走。走母返，顧告陳郎求我屍。此  
池急置卷池旁。一躍入池死。母尋亦死。三日兵盡。翰卿屍先得。或  
傳言烈婦入軍中矣。當是時民追贖妻女係道。正夫意不樂。直視  
久之。弟踊且哭曰：若尚不知吾姊耶？吾姊前與母發咸塘。語絕痛  
誓必死者。但南求無北索。我保姊不妄言。遂共行到池上。古有眾  
皆曰死三日半而肉不浮乎？惟歲不聽。使人涸其水。則烈婦在焉。  
出之泥。若一折藕。浴而歛。肌顏玉雪。惟十指甲盡脫。血凝碧。時兵  
所過。女子無佳惡。駄以副馬。或連繩縛去。踏溪水。衣帶漂波面輒  
長。戰鈎取無完者。烈婦脫不自奮。入泥中。入泥中不力者。幾不得。

卷之二

指甲盡脫之故

死。正夫及是慟絕矣。始謁祖母吳孺人健時。特孝烈婦嘗讀書見  
存淡之妻及呂正獻夫人事。謂君子曰。妾學此足乎。正夫不答。而  
甚大其志。雅相賓客。事舅姑孝謹溫溫。無間言。家人以爲長者。然  
立大節。乃在宋共姬。曹娥間。近世儒者不能及也。正夫痛之不已。  
以書告其師陳惟易。問所以禮之者。惟易報曰。必某也。爲之作傳。  
某即先公也。  
其喪之也。滾絰而出。以杖拜賓。不避尊者。卒哭而牀。期而除食。內  
飲酒。必戚。三年然後娶。有子則服烈婦之黨。如其母之黨皆加于  
禮。一等。

敘次如見。結以斟酌喪禮尤妙。

○○陸伯韜小傳

此、卽近事不敢

陸伯韜元伶人也。不知名。初號陸丑。善誹謔。至元中。葉李畱夢火。  
賈言故號名  
賈餘慶等與南人通。貴十餘人。醵飲燕市酒樓中。演吳越春秋雜劇。至夫差將亡。使伯韜行成齣王。且罵且遣。且泣。丑爲驕倨自得狀。盡去。故時調謔語不用。待王罵畢。從容彈指笑王曰。扯淡扯淡。我伯韜在吳國。是個太宰。明日到越國。也是個太宰。我太宰無失。其爲太宰。因拍吳王肩曰。誰教汝作這一家貨。時場下觀者萬人。笑沸天不可止。坐上色如土灰矣。丑復下古門酌酒一鍾。對眾人自勞曰。我這科諱妙不妙。飲畢大哭。十餘人立罷。坐遁去。丑亦不。

賈餘慶等與南

人通貫十餘人。醵飲燕市酒樓中。演吳越春秋雜

知所往。當時以此著名。故號之爲陸伯鶴。此○客○同○不○道○之○詞○所○謂○也○文丞相旣北後。有一幕府客失其姓名。亡之江淮間。爲元將所得。降之不可。釋而禮之。終不爲用。一日將置酒。尊爲客。輒就上坐。飲啖如他時。伶人請命雜劇。將讓客。卽曰。吾生平好觀韓蘄王故事。將不得已。日譖至苗畱兀术內外交証之際。輒浮白。拍案及世忠慷慨勤王伶人。知客意頗盡。其技忠勇淋漓。客乃令酌大斗。置燈前。連飲數大斗。此○客○同○不○道○之○詞○所○謂○也○大呼。一躍丈許。眉出于梁。將與諸賓客及堂下觀者千人。皆譎然。立不敢出氣。凡數十躍。復大呼。嘔血如注。立死堂上。將明日厚斂。之是時吳中士大夫惜之。隱其名。不傳。陸伯鶴在伶中。見其事。第

爲人道之勃勃有生氣或曰非陸丑也事見輒耕續錄。

奇事奇文上下兩事合而傳之尤爲奇構

○○祭謝培源閣老文

嗚呼。星之隕也。典型盡矣。誅公而哭者多矣。賤不誅貴。少不誅長。而况小子之于公乎。雖然敢質言之。夫以我公華貴近日月之光。開望增朝野之重。盛德高歸田之後。大節著沸地之餘。方其史館講筵。司成分考。皎如玉樹。鬱爲文程。屢更歐卜。則守難進易退之風。蚤請循陔。則同一日三公之介。既而卷舒合度。存亡一心。家爲孝子。國爲儒臣。前爲良臣。後爲貞臣。生爲名臣。死爲明神。抑何恨哉。竊復旋觀公之終始。宋末三賢。殆無可愧處。公之地處。公之天。既審且安。不缺其全。何以言之。蓋公之官近文丞相。而不必踵其

據兵公之鄉近先蝦山而不必效其賣卜公之詩文老而益進似家臯羽而不必爲其流離而慟絕此公之處已者審也然而猶勝前賢之遇者持家如萬石子孫而可以無惠州<sub>廢夷山</sub>勉降之憾韜光如桃源歲月而可以無天佑驅北之害阡陌唱和如栗里南村晨夕而可以無韶卿子善收骨許劍之事此天之所以處公者審也以是正人服之鄉人愛之異類亦安之衣故衣冠故冠臘故臘從容<sub>積此亦可見國初洪武朝</sub>塚墓以從祖宗者舊于地下而見先帝諸忠于天上得名得壽全生全歸非我公之謂歟復何待後生小子雕鏤刻畫鋪張揚厲廁于炙雞絮酒之旁以附于豐碑樂石之誼乎哉爰寫末辭用先菲

莫庶或領之。不遺少賤尚饗。

一氣滾出議論驚人情至文生不復知其爲筆爲墨

祭安所公入鄉賢文

代諸父

嗚呼。是乘也。雖孝子慈孫不能得之于眾論之不齊。而况以某等之不肖。獨何力而至于斯。蓋議發於庠序之英。而質於州里之口。審於郡邑忠信之長。而俞於督學陳公雲怡者也。先生之德。後人不能追。而鄉黨之推也。先生不能辭。今世所尚者。封爵不足以爲榮。公之器。而人所知者。文字亦適以爲有道之嗤耳。此躬行之君子。所由獨貴于宣尼。然先生之祀于此也。非所爲自幸。亦非所以爲子孫之貽。苟聖道之大明而不晦。必人心之皆公而不私。作德易經大德說。者。或將以是而興起。而况于先生百世之本支。敢不勉逮前軌。以

上負先生之教而下辱縉紳學士其父析薪之譏乎清酒釋菜庶其格思旣諷吉日而參國故之席達梓羣議以爲家乘之稽後之傳高士而誌隱逸者其取于此亦未可知也。

亦只用一筆寫出絕頂見識全副精神

○○春秋三傳論

孟子曰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然則春秋之作懼莫大焉弑逆之誅事莫顯焉不待于微辭與義亦非可以游移而前却也今公穀之例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然而不討且葬者有矣鄭伯髡頑是也曰髡頑之弑經不書也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而葬景公何也猶曰般立爲君矣無所討也許世子北人已合討公孫翩矣而經不書其討貳因葬昭公其義何居至如齊人弑悼公則經不但葬之而且沒其弑文矣凡此數條皆抵牾

而不通故知不書葬之說未足據也公穀又曰弑君賊不復見然趙盾復見者以明盾非親弑猶許悼公葬者亦以明止非真弑非弑而弑之既弑而不弑之春秋豈兒戲乎且盾復見經以事必見經也猶之公子翬也其他弑父與君而立乎位者多矣春秋不能以法施之而施之他人乎此故知賊不復見之說亦非也左氏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其說似矣然君而見弑孰不有無道之積者乎臣而弑其君孰無罪者乎諸兒平國齊光蔡固皆無道也可謂不及民乎莒弑庶其太子僕也晉弑州蒲欒晝翬也密州之弑實展輿也蔡申之弑公孫翩也而概不稱臣豈不傷教

而害義乎。然則左氏稱君稱臣之例，亦未足憑也。大抵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而有書有不書。夫弑逆大事也，而有書有不書，則其書之而有詳，有畧，有同，有異，固不足怪矣。或者一斷之於經，而棄傳，不取乎則夷臯之弑，若親之也。許買之事，止操刃也。髡頑卒鄆，實瘞疾也。盜殺蔡申，非孫廟也。此其於經快矣。然則歸生之斲棺此段此種事難，非由權不足矣。程滑之弑厲，未必爲實錄矣。而乾谿之事，誠出比手。問疾之縊，初不關王子圍也。而可乎？或者又以爲傳不通，求之經，經不備，求之傳，然于看見忠臣之至，於止見孝子之至。此二事者，三傳皆合，而其義皆不安。則其他弑君之獄，未易斷矣。弑君之

春秋實是難看無論三傳不足據卽漢唐至今之說者言人人殊亦無定論此文卽一端推勘而望礙實多况全經乎故介甫斷爛朝報之言雖偏實確

○蚊賦

秋風清秋蚊競南郭先生枕書不瞑頭足相救疲于奔命于是援羽扇而揮之且揮且罵曰叱毒哉蠻虧春鳴而秋止渠略朝生而暮死天胡爲而滋此自夏徂秋爲生民憂使我夜不爨燭耿耿於幽室之中者非而儕也耶吾聞自淮以南謂之蚊踰河以北謂之蝎然則蚊蝎細也如蝎而翼如虎而翰蝎猶可禦汝不可搏虎有弗入蚊無不鑽利嘴刺骨目察毫端負山匪力合黨無難乍鳴則耳爲之聳忽暗則肌爲之酸舉妍袖則畢害究賢愚而靡歎且汝得氣于水草之交連類於蟻螻之小肝腸幾何啼餓不了多於趁

人之蠭噪於惡聲之鳥。露下氣清。天高月明。原田未燒。溪上草青。  
其靡靡姑右拂而左萦。試陽寐而揜捕。汝則有無餘刑。先生罵未  
卒而疲似夢。而浮似覺。而沉恍惚。聚言有若雷音。日有是哉。先生  
之不廣也。余有籍於帝。輕舉若仙。宗黨蕃蕪。宮室芊眠。藏光用晦。  
惟蟲能天。夫人合四大以成形。伺陰陽而偶竊氣霧。騰而充膚汗。  
雨流而凝血。何異草木之膏。獨拒么麼之噉。若乃蚤輕而儇鄙淫  
而貪。皆君身之食客。常自處於東南。徒彼畱而此逐。詎清夢之能  
甘。且物受性。日命交相養。日德惟其飛。而食內斯蚊。氏之稼穡。譬

之士以政閑穿鑿爲雄商以牟利欺給爲職銓衡則豐屋於遷除  
臺省則穴舍於恐嚇主計者乾沒縣官之錢典曆者厄漏太倉之  
積行伍乎牙蘇之分田郡邑乎監司之奉戶其餘更春迭哺相爲  
患苦文武之吏實爲赤黑之蟲功曹之官卽是都城之虎猾賊噉  
人爲糧悍兵貫人而舞所謂人與人相食者也實今無謂以對如蚊者又焉足數  
乎先生必欲密其轄帷濃其薰灼絕千年之種屬安四方之夢覺  
曾不見乎露筋之祠倒蚊之佛有殺身以成仁無便已而窮物故  
且吸風飲露盡伏膺蠱雜螢火之隊角蝙蝠之羣生者嗜醜物也  
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巧言未竟於是紛紛耘耘齊齊醜醜或集

四版或齧元首亦有應手而殺已亦遭撻雖幸中于二三每駭逸其七八乃平怒而披衣聽雞聲於天末含曙光於北窗臥羲皇而却襪

借此以調笑一世妙在純以神行高雅絕俗

○○十二諸侯年表辨

太史公表共和以後諸侯實十三國也。而稱十二者索隱及蘇氏徇之說皆以爲不數吳也。吳不數而序之者吳嘗伯焉耳。余竊謂不然。吳夷也。楚與越亦夷也。淫名而病中國。楚于吳愈矣。何爲暱楚而尊吳哉。其不數者蓋魯也。吾嘗就六國表而觀之。按表首周次魯而後齊晉秦楚次之。宋衛陳蔡曹鄭燕吳又次之。其曰十二者以魯爲主也。猶六國表首周次秦而後曰魏曰韓曰趙曰楚曰燕曰齊繼之。其不曰七國者以秦爲主也。夫十二諸侯表據春秋而次者。追六國表據秦紀而次者也。春秋詳于魯故序皆言春秋。

其始曰太史公讀春秋。終曰表見春秋國語。而日月之觸皆書于魯十二國不與焉。秦紀詳於秦。故序皆言秦。其始曰太史公讀秦紀。終曰予是因秦紀。踵春秋之後。而日月之觸皆書於秦。六國者不與焉。然則太史公非有所不數也。其據以作表者。則殊焉。十二國與六國表皆然也。何以謂不數吳。吳處十二諸侯之末。而不數則齊之於六國亦然。而謂實七國不數齊乎。諸侯實七國也。敢問越何以不載。曰。越微甚。事五見于春秋。不若吳自壽夢。魯成公七年入州來。十五年會鍾離。通上國也。且宋杞二王之後也。杞稍先見於經。然與許葛滕薛之屬。並不得比于成國。則表皆沒焉。况於越乎。越不得列。

於表而吳得列。則越非獨以夷黜矣。吳不得以夷黜而與楚俱列。於表。列於表而復不數之。則無義矣。或曰。六國之不數。秦羅秦而賤。詐力也。猶十二國之不數。吳惡其夷而強也。是則然矣。子之不從焉。何哉。曰不然。吳不愈於楚。前既言之矣。且秦之暴戾。并吞非一。不數。蔽其罪也。進而本紀之。表六國而先之矣。徒曰不數焉。何益。或曰。雖然。越不列于表。以其未幾而散也。吾知之矣。計其享國久長。遠過於吳。而若是。異焉。何也。曰。越之事。見於春秋之將終。而自允。常以上無文字可考者。是以不得而同于吳也。且太史公子宋書  
仍以六國之善。合於越。故附於其事。表六國也。凡春秋時未亡而爲七國所攻滅者。皆各附于其國。而

紀其世次未備不具見其興壞也是故鄭韓滅也故附韓宋齊滅也故附齊越與魯莒杞蔡楚所滅也故附楚而衛附魏者以魏囚衛君更立衛元君其後入秦爲東郡皆魏衛之故地也而蒯瞶初  
作○者○書○古○史○始○出○主於趙君子○故又別附趙是春秋諸侯之存於周元王之後者雖  
不列于表而猶得以覽觀也越雖滅吳然上不數於十二諸侯下  
不得比于六國蓋與杞莒同而淪于蠻彝不通中國之禮尤甚于  
吳太史公安得而表諸

以六國表證十二諸侯年表妙解拾諸目前前人何以憤憤

○永初甲子辨

文選陶詩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題下註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凡詩在晉時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而已。選中陶詩有歲月者獨此故以是說註之。以應史文按辛丑是晉隆安五年與皆題年號之說適相違背。此註與史傳皆妄也。予因就集考之。陶有遊斜川詩其序云辛丑正月五日正是年也。庚子歲五月仲從都還阻風規林則先是隆安四年也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又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則後此晉元興二年也。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則安帝

反正義熙元年也。歸去來辭亦乙巳歲十一月也。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己酉歲九月九日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則義熙四年五年六年也。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澗田舍穫。義熙十二年也。陶詩中凡題甲子者十皆是晉年最後丙辰安帝尚在瑤瑤未立雖知裕篡代形成何得先棄司馬家年號而豫題甲子者乎。自沈約李延壽並爲此說。唐顏魯公醉石詩亦云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蓋始以集考之。謂庚子以後不復題年矣。不知陶公之節出處大定豈在區區乎。晉書陶傳削去甲子之說昭明太子靖節傳亦無是語。但言不肯復仕而已。一在南史前。一在宋書後同異若此。

不妄傳會。或曾細考之乎。且兩史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今按詩外文章如祭程氏妹則曰維晉義熙三年而已。祭從弟敬遠歲在辛亥及自祭文歲惟丁卯。一在晉年。一入元嘉。並稱甲子。若以丁卯不稱年爲有意。則辛亥不稱年無義矣。若史謂題年斷自永初。則永初以後詩即不見其題甲子也。若謂靖節知幾見宋武王業日隆。遂升沒義熙反正之號。則祭程氏妹不應稱之。且隆安中桓玄尚未竊號。何以亦只稱甲子也。或又云此陶公今古相傳一段佳話耳。子乃善辨之。何爲予謂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曾次磊落。隨意。

書年陶公何必藉此爲佳話乎。

此真快辨可以糠粃前人然考朱潛溪集已有此辨特不及作者之詳耳近錢竹汀曲爲解之謂史所言者文非詩亦是一說

○○讀後漢鄧彪等傳

余嘗觀蔚宗自負其史有精意深旨。尋此等傳信哉。其言之不誣也。按傳同五人。鄧彪也。張禹也。徐防也。張敏也。胡廣也。其人皆庸庸無勁正剛毅之節。而名位益高。前後官封恩賞並篤。故范于彪。則曰。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諍。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于張敏亦云。在位奉法而已。其敘禹爲三公後碌碌無奇。止諫車駕幸江陵。冒險遠耳。言上林空地。假貧民耳。新野君病表皇太后陛下不宜數幸其第耳。至于徐防。則曰職典樞要。周密異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拜司空。但奏定五經章句。以試博。

士弟子而已。而又終之以中庸之胡廣。其諭則曰。方軌易因。險塗難御。古人以宴安爲戒。豈數公之謂乎。其贊則曰。鄧張作傅。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庸。飭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撓。而諸傳之中。所詞繁不殺者。非日存問羊酒。則日親臨弔祭。非日給帷帳牀褥。則日賜刀劍衣物。非日特蒙賞賜。則日甚見優寵。而胡廣則又漢興人臣之盛所未有焉。此與史記稱自申屠嘉死後。丞相備員皆姪姪廉謹。無能發明功名。著于當世者一律。此劉子立所謂貌異而心同。模倣之善者也。再以史記作請史記于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輩。皆波及不傳。以爲不足傳。而范史于五人者之。

前則傅朱暉、朱穆樂恢，何敞之倫。蓋皆以尚書侍御史三府掾屬而抗志危言，甘心彊敵者。而數公乃若此鄙之甚也。左傳于季

左傳卷八十八

伯叔孫閱

國語

有此意

後遂不可得矣

矣

文子死舉其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以爲忠盡亦此意所以譏其大也。後之爲掌輔立傳者，豈可夸陳細行曲謹以爲榮名耶？

### 絕大眼孔絕高筆力

○○病中與陳興伯兄弟書

衡不孝不天。大罰既降。篤病瀕亡。神爽頓失。枕中腸九迴者三事而已。一先父馬櫟未高。二老友索居難覩。三則狂矣。大史公何人而衡亦敢言。身沒兩文采。不見于天下乎。雖然。天下察聲別味者。亦少。但得一二不妄點頭之知已。謚吾文終卷不臥足矣。曹子建稱丁敬禮真美譚可念也。當今定衡文者。舍興伯少游則其誰。少閒強起蒐舊作古文。曩嘗因唐人孫樵故。自燒大半。餘亡幾無力續。次只取亂後雜著凡二十餘篇。呼小兒謄出亟亟奉寄。適游公大來。因舉相示。公大固一時無多人物。眼明手捷。舌不媚者。然譽

之聞古人間域勉之入大家行伍衡猶半疑之公大奸訛人耶欺  
故人耶衡不敢居兩兄試後晷隙晷定好惡苟離道法墮凡俗者  
應時汰落使知去留意亦欲及神精未消亡時親見成書自娛酒  
杯何必供人間餉知我深者與聰明好學者與不貴耳而賤目者  
與不是古而非今者與不以名位容貌動人爲重輕者謔浪笑傲  
流傳人口萬有五十年後突得一知己如蔡中郎袁石公者幸而  
竟顯大風飛鳶登數十丈雖投之不下矣妄想亦曾及之卽不爾  
有○知○當○心○折  
于今竟先生爲一家先生  
玉玩亭集中黃先生文月數處  
遭一文名盛必傳者吹毛求疵貶駁辨論以余文入其書彼爲衡  
○以爲在玉口子一又十一上  
岳予爲紫蓋姓名因不泯於後世私心亦甘焉嗟乎刻無用之空

文翼浮烟于身後。達者之所笑也。強進大牢。爰居高翔而不食。况以草具。勸人乎。雖然。癡山一寸紙。潦草裝潢。會見綾網束紅鐵。全帖分送者。而蹴踏之。且亡。論渠輩。三百年贍。謚祭葬大老。集重如山序。炫橫板精好。套堅栗者。或突岀其前。反顧而趙悞在後。亦勢有必至。鹿死知誰手哉。苦廬塊枕。戰氣方深。以禮以時。集詩古文。不宜最急。然不孝兄弟二人。衡尤被先君篤愛。提手置膝。莊誨謔化。初以一第見期。中以立言見勉。晚節恣其貳穿淫湛竟。不舉時文一問。雖知衡數奇無俟骨。然圓刖足而無愠色。責言也憐之勞之。勉以大業而已。悲乎。悲乎。衡至不孝。徒以筆墨稍靈。父子相樂。

忍隊文章與秋草同腐寒螢共散哉行年四十一設使奇如杜甫  
不過二十年弄聲韻稍增至李白六十四中間坎壈萬變雨露霜  
雪都未可知亦漸衰無力辦著書矣若不幸如柳宗元杜牧之輩  
可懼矣獻襄菲之小文雪駕駘之憤恥此其時矣去年初作六戒  
後因一事奉先君命不敢違遂弛此禁爾後詩文復動胷口倘藉  
庇病愈快走健節還如曩時猶欲踐履前言專溫舊書却新書束  
沈韻于高閣皮堊筆而罕御如張丞相茹老百餘歲反飲乳自養  
子晚得此意亦粗足  
優游饑飪晚年有進別著一種精微簡易文字使識者以夔後之  
少陵海外之東坡相況豈不偉哉斯言雖狂眞衡伏櫪遠志也此

事在天。顧當疾甚。曠亂中。輒不暇追念。但區區以眼前詩文爲念耳。家有倣希享之千金。同室相語。不覺傾盡。至此。顧無笑其驥狂而究觀之。旦夕報我幸甚。不宣。

此書半驂鬱勃自慰。自嘲其一種淋漓酣暢之氣似從太史公得來。柳子厚柳州以後諸書亦其似也。文人晚年景象如此有味哉。